

九月的红花，再度飘在胸前

■陈先义

深刻、最实际的体验。

当初,这些优秀青年响应祖国号召,奔赴边疆国防,奔赴高原哨所,挥洒青春和热血。如今,他们光荣完成使命,回到故乡。我们该以怎样的态度对待归来的英雄?

送他们走时,敲锣打鼓、披红戴花,何等光荣。如今归来,同样须让这种荣誉感伴其左右。这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对奉献者、对英雄的尊敬,这是对关键时刻可以用生命去捍卫疆土的军人职业的尊重。

不能让他们走时热热闹闹、回来冷冷清清。这个9月,我们看到——故乡再次用炽热的拥抱,欢迎退伍老兵的回归。

在江苏省盐城市新落成的高铁站,张灯结彩、彩旗飘飘,一幅幅醒目的标语高高悬挂:“热烈欢迎好儿女回故土创业建设家乡”。去时锣鼓喧天,回来夹道欢迎。戴上红花,披上绶带,登上专车,光荣还乡。老兵们被故乡的热情感动了。

盐城退伍军人事务局局长崔成富这样说:“不要认为我们政府各级领导和青年学生敲锣打鼓、迎接子弟兵回归故里只是一种仪式,这是一种对待军人的态度。”许多老兵说,当初离开故土,曾为离开父老乡亲洒过眼泪;今天回到故乡,再度为乡亲们热情拥抱洒下热泪。走出站台、走上大巴的老兵们,从相关人员手里接到的是一份为退伍老兵提供一站式服务的宣传册。你的特长、故乡就业岗位、你的愿望、联系方式……一概写得分明。这种温暖,让很多老兵觉得他们虽脱下军装、离开军营,但新的战斗又将开始。

9月1日的福建省泉州市高铁站,一幅“热烈欢迎泉州籍子弟回归故乡再创业”的标语醒目高悬。拥军的企业家、先前退伍已经成为创业尖兵的模范、各级政府官员,像迎接英雄凯旋般迎接老兵归来。

在湖南省常德市高铁站出站口,一个有红色标识的“退伍军人专用通道”格外醒目,让流血流汗不流泪的老兵们饱含热泪,为了建设故乡出力流汗的雄心壮志油然而生。

走时披戴的红花,今天再度飘在胸前。尊崇老兵、厚待老兵、温暖老兵,这绝对不是高喊的口号,而是扎扎实实的行动。让退伍老兵有一种温暖感,更有一种荣誉感,这是时代的进步。

这些迎接老兵的仪式、这些实实在在的尊崇,会让全国5700万名退役军人心里暖暖的。它把一种青春和荣光,永久地留在老兵的记忆里;也把一种使命和责任,永远地放在老兵的肩上。它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懂得一个道理:为人民扛过枪的士兵,理应得到全社会的尊敬。因为,可以将生死置之度外,是一种永恒的荣耀。

热风冷眼

9月,是服役期满的老兵脱下军装的季节。

当《驼铃》的旋律响起,顷刻便成了车站月台上送别的催泪弹。这首原本普通的电影主题曲,因“革命生涯常分手,一样分别两样情……任重道远多艰险,洒下一路驼铃声”的动人词曲,成了老兵离开军营的送别曲。此时,与军营、战友难舍难分的老兵,对“不当兵后悔一辈子”这句话往往有最

虎啸高原

■马三成 严远根

“一身雄气惊天地,百代威风镇鬼神。”这是一支打败王牌军、闻名半个多世纪的战场“夜老虎”。

1951年,抗美援朝战场。两次赴朝作战的志愿军第149师步兵447团,奉命坚守朝鲜汉江以南海拔450米的白云山阵地,阻止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大举进犯。敌人用一个师、10倍于我的兵力进攻白云山阵地,出动飞机、大炮、坦克轮番轰炸,发起一次次冲击。不怕死的中国军队浴血奋战,顽强阻击敌人11昼夜,共毙伤强敌1400余人,圆满完成阻击任务,让白云山阵地固若金汤,为我大部队后援作战争取了时间,战后被志愿军总部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这也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建制步兵团。

“高高的白云山,矗立在朝鲜汉江南。麦克阿瑟要从这儿进犯,我们的英雄将他停止在山前。炮弹炸翻了土地,我们说不准你侵犯,大火烧红山岩,我们不准你前进。英雄昂立在山巅,英雄们鲜血光辉灿烂,中朝兄弟齐歌唱,世界人民记心间……”由著名作家刘白羽作词、音乐家郑律成作曲的歌曲《歌唱白云山》,传唱不衰。

踏歌凯旋后,该团随大部队辗转吉林、四川、西藏等地,几经编制调整,现为西藏军区某旅山地步兵三营。

当“白云山团”战旗飘扬在国庆70周年大阅兵的战旗方队中时,闪耀的荣光再次唤起人们的记忆。“白云山团”创造的“英勇、顽强、磨战、坚守”的战斗精神,深深植入新一代官兵血脉,不断激励官兵积极投身强军实践。

2020年4月,该旅来到海拔4700米的野外训练场,开启6个多月的野外驻训。动员会上,旅长张家林说:

“近一个世纪以来,全世界发生了370多次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多是在夜间打响。可以说,夜战决定胜负。无论什么时候,‘白云山团’的战斗精神永远是我们克敌制胜的传家宝。”

但高原的生存环境、训练环境、安全环境等,都对部队夜战夜训提出挑战。作为“白云山团”的新传人,要在未来作战的大考中取胜,必须在训练禁区求突破、在训练创新上有作为。

侦察营营长马乾,喜欢研究战例战法,对训练创新很有想法。但大家顾虑重重,害怕出训练事故。马乾说:“部队是要打仗的,不敢搞训练创新,怎么战胜高寒山地困难,怎么打败强敌对手?”

西藏军区一位领导来到野外驻地看望部队时说,高寒山地实战化训练情况复杂,训练创新面临挑战,一定要建立容错机制,鼓励官兵大胆创新,为打胜仗勇开新局。

西藏河水、湖水大都是雪山融化形成的,即使夏天也是冰凉的,过去部队很少组织武装泅渡训练。马乾便自购一套潜水服进行试验。

刚开始训练没有经验,水从袖口、拉链等处渗入,他采取蜡封、线捆等方法密封袖口、裤口和拉链,最终为建制训练和武装泅渡训练蹚出了路子。

夜幕笼罩,没有月光,只有几颗星星在眨眼。气温-5℃,风力四到五级。22时30分,由马乾指挥的侦察分队夜间穿插遭遇战斗,在海拔4700米的高寒山地打响。

当马乾指挥侦察分队完成对“敌”观察所破袭任务,冲天的火光映彻夜空,时针已经指向子夜……

这支高原劲旅,正迈着坚实的脚步,挺进未来战场!

一瓣心香

“离离暑气散,袅袅凉风起。”过了处暑节气,暑气消退,天气转凉,人的心境也渐渐从溽热躁动中平复。

然而,今年处暑过后,我军校同学的微信朋友圈里,因为一个消息而掀起重重热浪;每一个看到或听到这个消息的人,无不热血沸腾、激情奔涌——

我们的同学、退役军人王永明,自6月6日至8月26日,独自一人沿着318国道,从西藏聂拉木县樟木口岸跑到了上海!

这场“一个人的征战”,历时82天,跨越5300多公里。

明面上的这两个数字,足以震撼人心。而在这两个概括性描述的数字后面,还有很多令人动容的细节。打开中国地图,318国道像一条舒展的丝带,横贯华东、华中和西南地区。但真正踏足其上,你会发现这条国道的很多地方蜿蜒曲折,特别是在川藏地区,就是穿行于高山群峰之间。永明这场征战,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山就翻越了17座。而他开跑的时间正好又是夏季,下了青藏高原便赶上内地最难熬的三伏天,一路前行,不是烈日当头就是大雨滂沱。期间,他遇到过晚上在偏僻乡村找不到投宿之地的困境,遇到过身体受伤而无处就医的艰难,遇到过因为修路而长距离绕跑的无奈,遇到过因晒得太黑而在银行无法通过人脸识别的窘迫。但所有这

兄弟

■赵琼

因住在营区之内,所有的快递

都要自己到大院

仅供行人出入的东大门外

集中寄取

因个人业余生活的偏好

所要签收的基本上都是

通过邮政快递发来的一些

报刊或是友人们赠送的雅集

在这一送一取的五年中

便结识了一名

名叫白银却生在山东,服务于

邮政快递的合同工

就在前两天,北京赶上了今年

入夏以来最强的那场暴雨

雨势稍缓的那天黄昏

我忽然收到一条他用私人手机

发给我的一条微信

问我有没有时间,能否到一趟东门

我打着雨伞走出东门见到他时

他穿着雨衣,一个人站在雨里

他说,因为这场暴雨

公司怕邮件损失,所以他今天休息

在雨中,他一直向我道歉

他说,今天没有我的快递

还让我冒雨出来一趟

心里实在过意不去

我说,没事的,你都来了

你有话就说,没有关系

那天,在雨中

他凝望着与他近在咫尺的军营

对我说,他是一名1998年退伍的

农村籍战士

最近听说南海和中印边境情况吃紧

他还说,他在部队时是一名炮手



一个人的奔跑

■刘万平

些,都没能挡住他前进的脚步。

奔跑!奔跑!奔跑!

朋友圈里,很多同学、校友在转发和评论永明的这场壮举。有个常驻国外工作的同学,还利用休息时间精心做了一段视频,配的音乐叫《少年》,激越悠扬,直抵人心。看着视频中永明冒雨冲出一个山口的身影(路人拍摄),真是让人感慨万千。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孑然一身跑完这样一条漫长而艰难的征途?我不由陷入了沉思。我们一起求学的时光已过去20多年。往事如烟,但一些难忘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回忆橱窗经历,以及这些年永明身上传出的一些故事,我的脑海中本能地蹦出了4个字。我觉得,这4个字后面所蕴藏的一些精神,像一群卫士一样,紧紧地陪伴着他从西藏一路向东,穿越8个省级行政区,一直跑到了上海。

第一个字是“憨”。当年入学时,永明便是以憨厚朴实形象走入同学们的心目中。他的憨厚,透着纯真,透着可爱,甚至透着酣畅淋漓的感觉。记得大一放寒假时,他和大家一样兴高采烈地回了老家。他家在滇中山区,那时交通非常不便,回去没待几天,过完年便匆匆往学校赶,谁知归队还是迟到了两个小时。点名时,队干部严肃批评了他。永明没有辩解,而是暗暗下定决心,以后寒假再不回家,就留在学校里护校。还有一件难忘的事。大学4年,永明一直主动担任我们学员队的储藏室保管员。每个周末,他都坐在储藏室门口,边看书边给不时进出换取衣物的同学提供服务。

永明身上的这种“憨”劲,让他能吃

亏,也能吃苦。试想,精于算计、患得患失的人,怎么会去318国道上干这么一桩苦不堪言、劳神费力的事?而永明背着一个小小的双肩包,说跑就跑,既不找保障团队,也不搞直播炒作,只为追逐心中的梦想。

第二个字是“刚”。现在,很多同学都喜欢称永明为“铁汉”。事实上,他一直是一个刚勇无畏的人。大学期间,他一年四季坚持洗凉水澡,而且那时就练习长跑。我们学校有一个系的学员大多是部队特种兵出身,每年在学校的运动会上,他们都会“集团式”称霸长跑赛道。作为地方高考入学的学员,永明勇敢地报名参赛,向特种兵发起挑战,多次跑进前十名,最好成绩跑到第四名。更让同学们敬佩的是,军校毕业时,他主动申请去西藏工作,在西南边陲一干就是18年,因工作突出多次立功。这次跑行318国道,他勇于尝试、挑战极限,最多一天竟跑了113公里,还有一天甚至在大雨中奔跑了4个多小时。

第三个字是“拗”。永明的执拗,在同学中间是出了名的。他认死理,认准的事就会坚持下去。记得上学时,队干部常把一些督查工作、检查内务的任务交给他,因为相信他一定会按规定办事,对谁都不会搞变通。2015年,永明自主选择业回到家乡后不久,跑到曾读书的乡村中学,申请义务支教3年。学校领导很感动,当即安排他担任一个初一班级的班主任,兼任语文老师。消息传出后,很多人怀疑他能否坚持下来。可永明不仅踏踏实实完成了3年支教,带的班级中考时还在全县名列前茅。

国防纪事

凤凰山真是太美了!如果把丹东这座城市喻为鸭绿江边一位楚楚动人的淑女,那么,凤凰山就是她腰间一块玲珑剔透的碧玉。

朝鲜停战后,我们野战救护所全体成员,随归国的志愿军进驻凤凰山脚下的吴家崴子村。盛夏的凤凰山朝霞霞霓,暮夕夕照,峰谷幽深,树木苍翠。

刚到驻地,我曾好奇地问房东吴大爷,村后的大山为啥叫凤凰山?吴大爷告诉我,山上有个洞,洞口有个圆圈的鸟蛋形的石头。传说,唐太宗李世民沿着蜿蜒山道走到此处,看见这块石头觉得好奇,想探个究竟。于是,他派大臣用棍子往洞里捅,洞里突然飞出一对凤凰,从此当地群众把这座山叫凤凰山。凤求凰的故事,像凤凰山里会唱歌的花溪水,流到遥远的地方。

那天,我问救护所的护士卢维廉:“卢姐,啥叫凤求凰?”卢维廉对冷不丁的提问感到突然,军帽下俊俏的脸蛋泛起淡淡红晕,然后睁大眼睛瞪了我一眼:“小孩子问这干吗?”说完,她转身走了,那可体的绿军装和苗条的身影消逝在我的视野。这位英姿飒爽的志愿军女护士刚满20岁,经过战争的洗礼,她的青春花季多少还带着一点火药味。

这时,我们班鄂子江急匆匆赶来,手里拿着一封信,对我说:“从凤城县赶来的张所长让我把这封信转给你。”我打开一看,信中还有一封信,信皮上写着请把信交卢维廉。噢,是让我当二传手!我立马到护士室,把信送给卢姐!

卢姐惊讶地说:“抬头不见低头见,写什么信呢?我不看。”我说:“卢姐,你不能不看,万一有重要事呢!”

“忙着呢,我要去给伤员换药。”“我替你去换药,你先看看信,人家在所部等你呢!”

说到这里,通信员小刘来了,对卢维廉说:“所长、教导员叫你到所部,快走!”

卢姐走后,我背上水壶,端着医疗盘到村民家给伤病员送口服磺胺消炎药,处置伤口。

一回来,我见卢姐坐在土炕沿上,默然不语。一向天真活泼的她,此刻似乎正为心事烦恼。卢姐告诉我,她去了所部后受到“三堂会审”。盛所长、贾教导员和军卫生部的张书诚同志一起和她谈婚姻问题。

张书诚是1940年入伍的八路军,晋察冀白求恩医校毕业,入朝后,担任过野战救护所的所长,是卢姐和我的老领导。今日,张书诚从凤城县赶来,是求所长、教导员当门老,想和卢维廉处对象。卢姐羞得啥也没说,只“嗯”了一声,敬了个礼,一溜烟跑了。

就这样,从抗美援朝战场胜利归来的张书诚和卢维廉开始了恋爱生活,恰似凤凰山上的雾,有一种朦胧的美。作为战争的幸存者,他们更懂得

永明身上的“拗”,是正直,是诚信,也是坚毅。读他发在微信里的日记得知,在318国道上,看到他在晚上或烈日下艰难跋涉时,总有司机停下车要载他一段,可他每次都会笑着婉拒。

第四个字是“柔”。永明性格豪爽,又因在高海拔地区工作多年,外表看上去粗粗拉拉,可内心有似水柔情,是一个充满家国情怀的人。这些年,他除了义务支教,还积极参加扶贫、助学、献血等公益活动,累计献血已超过20000毫升(含血小板)。永明还喜欢阅读,据说支教时提高孩子们语文成绩的“独门绝技”,就是带着他们大量读名著。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永明在318国道上的这趟远征,用双脚丈量大地,显然带有社会考察性质。每天途中歇脚时,他便用手机拍摄不同地区的风土人情、发展状况,并在晚上宝贵的休息时间坚持写日记。在西藏,当他看到一处建设工地施工排污后,还专程跑到环保部门去反映。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哪怕是来免费给西藏作贡献,也不应该这样污染环境……”

长路漫漫,关山重重;心系家国,独旅不孤。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时间只不过是考验/种在心中信念丝毫未减……”这个夏天,人到中年的永明,一如当年那个追风少年,通过一场堂吉诃德式的自我挑战,展现了他心中的信念,也让很多同学对生活、对梦想、对家国情怀、对人性光芒有了全新的感受。他在318国道上奔跑的身影,将成为我们永恒的记忆。

凤凰山下的爱情

■侯炳茂

生命的意义,更珍惜战争胜利后的爱情。战友们都羡慕这一对恋人,赞扬他们说:“战争的暴风雨袭来,他俩奋不顾身冲上前线,把生置之度外;风雨过后,他俩一起迎接美丽的彩虹,享受爱情生活的甜蜜。”

张书诚与卢维廉虽然是初恋,但他俩可以说老相识了。从1951年初入朝,经五次战役和以后的防御阻击战,到1953年停战后回国,两人在野战救护所共事,彼此很了解,所以他俩的恋爱如深水无波,平静地流淌。

那个难忘的周日,张书诚从凤城县翻山越岭赶到吴家崴子村与卢维廉相会,没料到遇上了一场滂沱大雨。雨借风势,倾泻而下,覆盖了凤凰山,笼罩了吴家崴子这个小山村。直到天黑,雨才停,那一段段羊肠小道已被黑沉沉的夜色淹没。张书诚在救护所借来一盏马灯,踩着山道,翻过黑黝黝的山,下半夜才返回军卫生部。张书诚记得,在炮火纷飞的三八线,他经常提着马灯夜间巡诊,灯光照亮了一个个伪装隐蔽的防空洞。今夜,为了爱情,马灯照亮了凤凰山崎岖的山路,也照亮了一对军人崭新的生活。

卢维廉和卢书诚在战友们的簇拥下,就在吴家崴子村农家小院举行了婚礼。婚后他俩夫唱妇随,一起到了边防部队医院工作。战友们说,凤凰山一对军中凤凰飞走了。

岁月的风,把凤凰山上的云一次次吹走,又一次次吹来,却始终没有吹走我对凤凰山刻骨铭心的记忆。凤凰山神奇、灵秀、美丽,但比凤凰山更美的是从抗美援朝战场归来的志愿军的爱情故事。

海风(中国画)

王利军作